

我思

# 呼唤“新大运河文学”

汪政

前几天与参加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大运河文化主题创作实践活动的作家们从徐州一路走到杭州，大家都在思考与大运河有关的一些文学问题。面对古老的大运河，我想到的却是如何写出“新大运河文学”。

既提出“新大运河文学”，似乎应有旧大运河文学或传统的大运河文学与之相对。其实，大运河文学这个提法还是近些年出现的，在我有限的视野里，传统的文学史很少有这类研究。这说明，在文学史上，以大运河为专门题材的文学创作并不很多，至少不是很突出。我了解过近几年关于大运河文学的研究，如果将这些成果真的都算作大运河文学的话，那几乎占去了大半部中国文学史。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算起，一直到明清，古代小说史的差不多就是运河小说史，因为小说的真正兴起与城市市民生活的成熟有关。而在古代，富庶的城市大都

在运河沿线。但，如果说《金瓶梅》是运河小说，是不是很恰当？所以在我看来，传统的大运河文学大概只能算是一种“泛大运河文学”，里面很少有自觉的大运河文学意识。

因此，当我们再去思索大运河文学时，应该有全新的、超越传统之上的美学主张。

“新大运河文学”应该凸显大运河文化品格。它不能停留在“泛大运河”的层面，而应以大运河为表现主体，不仅写出大运河的形象，更要写出大运河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构建性的，是开放的。它既存在于千百年的沧桑岁月中，存在于与山川河流的自然应答中，存在于世代中华儿女与运河共生的丰富生活之中，存在于大运河与世界的交往互动中，更存在于新时代的人们对它的重新塑造中。它需要文学去发现、创造，去晶化成型。在反复书写中，大运河的精神被伸

张，被认同，被融入当代生活，并发扬光大。

“新大运河文学”既面向历史，更应该面向现在与未来。大运河已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自不用说，正是它强大的历史存在决定了文学注视它的姿态几乎都是回望与远眺。检索当代文学里不多的大运河文学作品，大都是历史性的书写。书写大运河的历史固然重要，不如此难以见出它的恒久、深厚与伟大。但是，我们可能要调整这种单一的姿态，在凝望历史的同时写出大运河的现在，在书写这一伟大遗产前生的同时写出它的今生。而大运河的今生更能显示作为历史的当代意义。

“新大运河文学”表现的应该是文学的大运河，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大运河。许多大运河题材的文学创作几乎成了大运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这些作品中，历史的考证和

爬梳代替了当下生活的叙述，知识的介绍和传播代替了文学的描写，写作者被庞杂的大运河知识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资料的转述与堆砌中丧失掉文学的立足之地。与此相应，从创作类型来说，纪实与散文类占据了当下大运河文学文体的大半江山；而诗歌，特别是以虚构见长的小说，似乎只有徐则臣《北上》的孤独身影。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哪个领域，不管是哪一题材，如果虚构不介入其中，如果不经过想象，那它的文学化程度就高不起来。只有想象，才能让它飞向审美的天空。

于是，“新大运河文学”对作家们来说应该是“我”的文学，而不仅是“它”的文学；作家们要写出自己心中的大运河，而不能永远是作为他者与客体的大运河。在“新大运河文学”中，作家们要高扬起主体精神，写出自己对大运河的理解，写出自己的个性，说穿

了，文学的大运河不是照相式地描摹大运河，而是去创造大运河。大运河是伟大的，值得景仰的，但在审美中，如果我们永远匍匐在客体脚下，就不可能进行创造，只有征服客体，彰显主体，才会有真正的审美表现。正是在这样的审美创造中，才会诞生作为审美形象的大运河。

作为实存的大运河是一回事，作为审美对象的大运河又是一回事，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后者，它应该与长江、黄河、泰山、长城等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审美象征。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大运河文学之中，也存在于读者对大运河的文学接受中——读者们对文学大运河的期望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只需要历史与自然的大运河，那我们还要文学干什么？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在场

## 心动的声音

肖靖

大运嫂心思烦乱，一宿没怎么睡。清晨刚合上眼，鸡就叫了，干脆起床。清晨的大运河堤静谧清爽，古老的运河在一层白色的水雾中隐现。大运嫂步行到枣园深处，一个小小的墓碑在紫花地丁中静默着，里面躺着大运嫂的独生女小荷。

五年前，小荷跟着父亲董大运到城里送货，总是带着梨涡笑容的女儿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骨灰盒。董大夫夫妻成了失独父母。

大运嫂坐在墓碑前，心思在枣园绿色的波浪里翻滚，红色的朝阳升上来，却照不进她的心。大运嫂在一茬又一茬枣花香里干枯下去，脸上的皱纹像大运河的水波，层层叠叠。

大运嫂烦乱，还因为另一件事。水草是董大运资助的农大女学生，假期来枣园实习。昨日，大运嫂看见丈夫董大运搂着水草，陶醉得像喝了新研磨的枣茶。水草比女儿小荷还要小五岁，董大运这个畜生，怎么下去去？！

大运嫂想，人心真是可怕的东西，心动了就变得这么无所顾忌。

水草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重病未死，捡回了一条命；因为治疗，家里欠了很多的外债，她要辍学的时候，又遇到了好心的资助人大运叔。水草趁着假期来到董大运的枣园实习，希望能给大运叔帮帮忙。

这是水草第一次见到董大运，年过五十依然身形笔挺。水草的心怦然一动，一种久违的熟悉感扑面而来，似乎前世见过这个人。水草觉得自己天生就属于这里。当董大运将头埋入水草怀中的时候，她没有拒绝。她听见了自己心动的声音，也看到了大运叔眼角滑下的泪滴。

水草想，人心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心动起来能改变一切。

董大运做枣生意，城里有他的枣加工厂，运河边上有他的枣园，采摘、卖各种枣制品，日子富足又安宁。小荷的去世像一把刀，腰斩了董大运的生活，他在痛苦里颓废下去，看不到任何光亮。

一年后，董大运开始资助贫困学生，他将每个孩子都当成女儿小荷，他觉得转出去的每一笔资助金都是给女儿用的。一条条的转账信息将失独带来的伤痛挤压到心的最深处。董大运不敢见资助的那些孩子，他害怕一看见那些年轻的面庞，就想到小荷去世时那张苍白的脸。

水草是个例外。水草的到来，就像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颗石子，董大运内心荡起一层层涟漪。

董大运还沉浸在昨日的拥抱着，他听到水草的心跳，美妙而神奇。他沉浸在这种声音里不能自拔。董大运穿戴整齐，他答应水草今天要带她在运河边上转转。

谢家坝坚固而又沉稳，月牙形的黄褐色堤坝如同一位经历过无数次洪水洗礼的老者，处变不惊。

这一段运河堤是用糯米浆与灰土混合夯筑的，牢固无比。我女儿小时候就经常在这里玩，小荷枣园就是用我女儿的名字命名的。董大运看着水草说。

水草的胸脯起伏着，几颗小汗珠在她额头上闪着亮光，董大运情不自禁伸出手去，想帮她擦拭额头。水草笑起来，董大运恍惚了，小荷，你回来了！他一把将水草揽入怀中。董大运再一次听到了让他沉醉的心动的声音。

董大运想，人心真是奇妙的东西，心动起来就想靠近。

大运嫂的心怦然破碎，那拥抱在一起的两个人就像一把利刃，击中了她。

董大运急忙松开抱着水草的手，慌乱地辩解，你误会了。

大运嫂的手抚过董大运的面颊，指甲在他脸上留下一道划痕，血跨过久远的伤痛慢慢渗出来，晕染出一道淋漓的伤口。

女儿走了，我挣扎不出来，我无数次想跟着女儿一起走。大运嫂嘴角层层的皱纹在痛苦的咆哮里一条条断裂。

我放心不下你，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承受着失去女儿的痛苦。我支持你资助贫困生，我以为这样能减轻你的痛苦，我没想到，你，你却对水草动了心。大运嫂的手指向了水草，瘦弱的身子无力地向后倒去。

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董大运抱起妻子，妻子轻得像一片云，女儿过世后大运嫂的身子就空了。

大运嫂在病房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董大运胡子拉碴的脸。

我们离婚吧！大运嫂苍白的脸颊不见一丝血色。

董大运抓住妻子的手，喃喃道，我没对水草动心。我控制不住想要靠近她，因为小荷的心脏活在她的身体里，我就想多听听女儿心跳的声音。身材笔挺的汉子哭得像秋天里的一枚落叶，飘飘摇摇。

大运嫂愣住了，一行清泪缓缓滴下。

水草跨进屋来，重重一跪，当年我看到了小荷捐器官的新闻，我就知道，我体内跳动的心是小荷姐姐的，我没有勇气联系你们。直到我知道资助我上学的人是小荷姐姐的爸爸，我才下定决心来见你们，现在能不能让我喊你们一声爸爸妈妈？

大运嫂轻轻地点头，颤抖着说，孩子过来，让我也听听小荷的心跳。

汉诗

## 运河谣

骆驼

到了谢家坝，飞溅的浪花  
就变成了一粒粒粮食  
糯米亲水，于是  
匆忙的运河，就有了新的皈依  
过沧州的明月，自然也要过东光  
要过连镇，要过谢家坝  
这一河水呀，自然  
会有江南的春露，也有华北的融雪

运河弯弯。弯一弯才能盛下  
千年不变的星辰，弯一弯，才能握  
住  
运河水激荡的波澜。三百年的谢家  
坝呀  
矗立于此，爱是唯一的理由

数一数留传千年的菜声吧，数一数  
谢家坝的糯米生出的泪水和笑靥  
数一数大运河几道弯，数一数  
两岸，究竟弯出了多少肥沃的田

沿运河，可以去霞口  
也能找到小邢村。关于美丽、美好  
的故事  
绝不会落于运河水上行下行的窠臼  
有没有慧眼，谢家坝都会忠实地记  
录幸福

## 谢家坝速写

姚凤霞

我站在一段灰坝前  
伫立良久  
一段石头般的留存  
像一个坚硬的感叹  
留在大运河的诗页上

时过千年，一笔潇洒的  
写意，依旧在胸中荡漾  
大运穿境，河水流歌  
谁在岸边数着过往的帆樯  
漕运兴盛的日子  
每一道南来的水波  
记忆里都默默地念过  
东光，东光

何止一船明月  
多少过路的深情，一遍遍地  
描绘着两岸巷陌，四时风光  
谢家坝，也许还有更远的用意  
留下汹涌的水声  
让后人倾听，传唱

百年糯米坝，莹莹生辉  
斑驳的光点，已经照不见  
远来的帆影，造访的激浪  
谢家坝，我轻轻地抚摸你  
糯米灰浆铸就的身躯  
就像摸到岁月深处的宝藏

谢家坝，请允许我  
带走一粒久远的坝块  
只为放进诗里  
增加文字的分量



刘树允作



读城

## 行走沧州

纪梅

江南北国脉相牵，隋代千千年水漕漕。总长近七分之一的京杭大运河，以253公里的悠长河道纵穿沧州全境。

身披棕泥、背负莲盆的镇海吼，以一种激扬的姿势昂首阔步喷目嘶吼，唤醒沉睡的历史。沧州因其得名“狮城”。“沧海横波望欲平，残神硬骨倚雄风。惊涛喝退八十里，犹颤当年怒吼声。”在风雨锈蚀中伤痕累累的铁狮子，承载着沧州一千多年的繁荣与辉煌，见证了沧州的历史烟云，不知不觉中，已然成为根植在沧州人心中的图腾。

纵然有大运河贯穿南北，纵然是渤海湾环抱，纵然是大面积的芦苇湿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武建泱泱乎有表海雄风”。作为中国武术发源地之一的沧州，素有“武术之乡”美誉。徜徉在沧州街头，小树林间、民居前空地，或者大运河两岸，不经意间，你就会见到习武之人。或长鞭，或短剑，或大刀，或棍棒，或徒手；或一师徒

众，或独自一人虎虎生风。他们中，有几岁孩童，亦有白发老者，却无不宽衣束带，眉宇间几分英气，几分凛然。

遥望当年，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水旱交通要冲，为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必经之地或商品集散中心，亦为官府巨富镖要道。武风猎猎中，源起或流传沧州的门类、拳械达52种之多，占全国129种门类、拳械的40%。“镖不喊沧州”已为南北镖行同遵之常规。历史已经远远得看不清身影，但重武尚义已融入沧州人的血脉。刚劲威猛的沧州武术兼收并蓄，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长势，又有推拨擒拿的绝技巧招，一招一式中，无不体现着中华文化中阴阳、内外、刚柔、方圆、天地、义理等源于儒、释、道的理念和意蕴。有人处必有江湖，而有江湖处必有沧州武术。若说大运河浸润的诗韵沧州令人倾慕，那么流淌着尚武血脉的沧州人更令人血脉贲张。除有

传奇

## 德庆堂

明月清泉

少年时，我常听祖父说，家里曾有个祖传的粮店，在城南运河东岸的菜市口义渡旁。

粮店是高祖创下的产业。他少年时家贫如洗，十四岁就在城里最大的粮栈聚茂当伙计。跑腿儿，碾米磨面，推大轱辘车下乡赶集购粮，饱尝艰辛。

十多年后，高祖有了些积蓄，又借了点钱，在菜市口租下一家临河的粮店。说是粮店其实是老磨坊，低矮的土屋里有盘石碾而已。每天傍晚，往来船只泊于码头歇脚。高祖迎来上岸采买的船主。小米面窝头、玉米面饼子、小米粥、白面汤是船工的日常伙食。深夜，高祖在昏黄的灯光下推磨，滴滴汗珠滚落到磨道里，咕隆咕隆的碾子声伴着运河入梦。高祖常说，我是足不出户却是日行百里。是往来不断的船只让粮店的生意细水长流。全家安稳的生活，得益于高祖的不辞辛劳，更要归功于运河。

粮店传到曾祖手上，已是清末。昔日租赁的土屋已发展成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家里养了两头毛驴拉碾子。曾祖带着伙计赶着马车去乡下购买粮食，再雇船运到天津出售。曾祖实诚，重信守诺，生意日渐兴隆。曾祖把子女送进学堂，要改换门庭，让后代过上体面的生活。曾祖常说，是运河让家族财多、福多，人丁兴盛。

有一天，码头泊了一条船，有位客人擅长书法。曾祖闻讯，奉上十袋上好的小米面，恳请客人写个店铺名号。客人了解到曾祖诚信经营的为商之道，略一沉思，挥毫写了三个楷体大字：德庆堂。船上人

代表性拳种的8大门派以外，疯魔棍、苗刀、戳脚、阴阳枪等拳械更是沧州武术特立独行于世界的自信与傲然。

行走沧州，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大运河以宽阔的胸襟拥抱着这片神奇的沃土，并为其润染了独特的色泽与风韵。杂技，曾经是吴桥人赖以谋生的技艺。2000多年来，这样一种技艺，支撑着一代代吴桥人，如运河里的水一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每逢佳节，“掌灯三日，放烟火，演杂技，士女喧阗，官不禁夜”。灯火与烟花，是随处可见的风景，唯有杂技，独属吴桥。“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的歌谣已经成为吴桥传奇。

有人说，“黄帝蚩尤”是古代杂技的雏形。因为据《史记》《汉书》记载，古冀州一带，当时流行一种人们戴着有角的面具，互相比武、斗力，民间称之为“蚩尤戏”。于是认为，“角抵戏”

纷纷赞叹笔力雄劲。曾祖欢喜得不得了，请人做了一块匾挂在粮店门楣上。此人名华世奎，居天津，使其名传后世的正是他的书法。

德庆堂，传到祖父手上就衰落了。不是祖父经营无方，而是日本大举侵华，平津沦陷，华北沦陷，人心惶惶。祖父携家人逃往济南避难。

半年后，祖父惦记粮店，带着家人冒着风险悄悄返回家乡。让全家人欲哭无泪的是粮店已被日本人拆毁，砖木被运走建了炮楼。祖业被毁，祖父坐在河岸边悲怆无语。祖父借住在亲戚家，他挑着担子卖馒头，维持生计。有次去城里，日本兵不仅抢去了祖父的挑子，还把他抓起来勒索钱财。家里东借西凑，把祖父赎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骨瘦如柴，头发一尺多长耷成了毡。脱下破棉衣扔进热水里，漂上一层虱子。后来，祖父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为八路军购买粮食，传送情报，历尽艰险。

祖父盼得日本投降，盼得沧城解放，人民当家做主。运河航运再次焕发生机，舟船不断。菜市口义渡人来车往，百业杂陈。百年老店德庆堂终于重建，生意比过去更兴隆。只是，德庆堂的那块匾再也找不到了。祖父遗憾之余说，那块匾在百姓手里，诚信经商是德庆堂永久的招牌。

先辈远去了，但他们的创业故事依然在后人口中代代流传，遥远而真实，令人怀想、感叹。我们捧起运河水，品味一下，微甜，还有点咸，那是先辈汗水的味道。

奠定了古代杂技艺术的基础。《述异记》（南北朝·任昉）记载：“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举行的规模盛大的百戏大会演，更是被史书记称“角抵奇戏增变，甚盛益兴”。至此，角抵奇戏演变成“百戏”，包括春秋、战国时流传下来的角力、飞剑、跳丸和斗兽和幻术色彩的杂技节目。从此，吴桥人开始挑着杂技担子游走江湖，将杂技大棚搭在世界的角角落落，将杂技在天桥耍得虎虎生风。无论历史如何诉说，一任“角抵戏”日渐丰满羽翼，庞杂成技艺多样、内容丰富的“百戏”，成了吴桥人走不出的江湖。“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吴桥人带着他的杂技走进江湖，走进亚洲、欧洲、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两年一度的“中国·吴桥杂技艺术节”，更是让吴桥蜚声中外，杂技这朵艺术之花在世界艺术之林娇艳绽放。